

# 年度盘点

■文/庐山

匡庐水

从去年六月份到现在,整整一年过去了。我想我得静下心来把这一年干过的活捋一下了。认真回顾,为的是制定长远目标,以期来年获得好的收成。

过去一年的光阴在忙碌碌中便从身边悄悄溜走了。蓦然回首,那感觉确实是在不经意之间。什么叫日月如梭,这才有了切身的感受。

书案上堆满厚厚一摞书,那是我过去一年日夜辛劳的结果,粗略一算,竟有近600万字变成了铅字——13本书:《庐山文集》10卷本(上海文艺出版社),长篇小说《李秀成》修订再版本(华夏出版社),主编图书《探索者的足迹》(五洲传播出版社)和《镇江乡土语文读本》(江苏大学出版社)。

按照预订计划,这个年度原先只打算将自己以往写的东西编选一番,给自己做一个阶段性小结而已。

其实这项工作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。因为2000年之前的稿子全部是手写稿,现在必须重新扫描成电子版方能交付出版社审阅。早在两年前,一位热心的朋友自告奋勇为我承担扫描的任务。他对我说,你只要做好校对修订就行。这可是求之不得的事,我再三表达了由衷的谢意,心中甚感过意不去。岂料扫描效果实在不尽如人意,甚至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。2000字的扫描件居然出现几百处错误。于是我不得不另砌炉灶。

正当我从头开始之际,去年六月接到华夏出版社稿约,希望我将若干年前出版的《忠王李秀成》重新写过,以纳入该社的长篇历史小说系列。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事,我不得不搁下《文集》的筹备工作投入到新一轮的战斗中。出版社稿子要得很急,只给了我三个月的时间。夜以继日的劳作终于如约在国庆节前交稿,此后又花了一个月时间作了一些修改,这才回到了《文集》的轨道。

不料几年前承诺为朋友编一本书的事恰在这当口提上日程,《文集》不得不再次靠边。由于前期工作比较扎实,加上友人们的通力合作,《探索者的足迹》这本书倒是没费多大事,元旦前便按部就班顺利问世了。

常言道:好事多磨。此言果然是经验之谈。接踵而至的是上海社会科学院长三角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中心。上海来说,他们由无锡作家许墨林先生推荐,专程前来拜访,目的是约我编写一本叫做《镇江乡土语文读本》的青少年读物,说着便奉上一本已经出版的长三角其他城市编写的《乡土语文读本》:嘉兴的、湖州的、无锡的等等。他们说,苏州、扬州亦已同时铺开,真诚地希望我能够接手。

我接过书默默翻阅了一遍,第一感觉是应该不会太棘手,《无锡乡土语文读本》系由墨林兄主编,他一脚长传将皮球踢到我这里,何况人家又风尘仆仆赶到了镇江,夫复何

言?殊不知看人挑担不吃力,轮到自己方知个中大有学问。原本以为三四月时间即可告竣的活计,竟然断断续续拖沓了半年之久。而且,倘若没有专家指点,没有辖区哥们的鼎力相助,真不知道如何交差才是。

终于长舒了一口气,一头扑进《文集》的校改之中。

前面说了,《文集》计10卷。前八卷为小说卷,收录了14部长篇小说;第九卷为诗歌散文卷,第十卷为剧本卷。不知怎的,看着这10卷文字,我竟生出了一种恍若隔世的惶惑:这些是我写的吗?以至收到样书好长的一段时间内我都没有去翻动一页,仿佛总被一种心力交瘁的感觉控制着支配着。迷蒙之中我的眼前浮现出一幕幕刻骨铭心的往事。

我的文学起步是从太平天国题材开始的。那年头提倡深入生活。创作农村或工厂题材作品的作家得去农村或工厂与农民、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,演员饰演一个角色也得亲身去体验。不像当下的大多数所谓明星,第一天拿到剧本第二天便能开工。几十集的戏一两个月便可杀青钞票一数走人。太平天国是历史题材,除了整天埋在故纸堆里,还需要有点感性的东西。于是我启程沿着太平军进军的路线开始了体会和探索。当我孤独地跋涉在荒郊野岭的时候,当我食不

果腹囊中羞涩的时候……我没有放弃,我咬紧牙关坚持着。

当我在边远的农村挑灯夜战的时候,当夜间鼠辈横行椽檩上掉下蛇虫的时候,我在这被朋友们称之为“写聊斋的小屋”里熬过了几多春夏秋冬。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则趣事:有一回在乡下,人夜窗外传来阵阵的蛙鼓和虫鸣,蓦然间我的心海泛起了一阵莫名的烦躁,那感觉能逼得人发疯。我顿时决定回镇江去。那年月出租车尚未普及,私家车大抵也是天方夜谭,打个电话还得跑到街上的供销社去敲门说好话。一个朋友支招说,这好办,打120呗。

于是救护车呜呜叫着把我这“病号”拉回到城里。

不停地写,收到的是雪片般飞来的退稿信。然而我始终没有气馁,走火入魔一般。

我的导师曾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:千军万马过独木桥,成千上万的苦行僧中,修成正果者可谓凤毛麟角。他让我务必要有思想准备。我没有回答,只在心里给自己暗暗使劲。

三十年过去了,所以至今我不敢稍有懈怠。一想起那么多与我同样付出过,甚至其付出远超自己的同辈人,谁能说从独木桥上不幸落水的那些求索者不比我强呢?

感谢上天的眷顾。因为我是幸运的。

# 经眼而过,亦是有缘

■文/习斌

稗海习得

唐朝名相李德裕三任浙西观察使,治所在润州。第一次被罢官之后,李德裕曾到甘露寺游玩,顺便拜别那里的老和尚。言谈之间,李德裕对老和尚很尊敬,也很欣赏。

喝完茶,眼看就要道别了。李德裕说:“以前有个客人,送给我一条筇竹杖,姑且送给你,以表赠别之意吧。”随即让人取来,将此竹杖赠给了老和尚。此杖乃是李德裕的心爱之物,虽系竹子制成,但杖身是方的,手握向上,节眼、根须从四面对称而出,十分可爱。

几年之后,李德裕复为浙西观察使,他故地重游,又来到甘露寺,询问老和尚竹杖现在何处。和尚答曰:“至今仍珍藏着。”李德裕请他拿出来看一看。谁知一见之下,李德裕大失所望,此杖已被老和尚刮圆,而且涂上漆了。一连几天,李德裕为此都很不舒服,嗟叹不已,自此之后,再也不去见这个老和尚了。

这是见于五代严子休《桂苑丛谈》里的小故事。李德裕多蓄古远之物,他赠给老和尚的竹杖出自大宛国,而且仅此一根竹杖是方的。可惜老和尚乃是粗鄙之人,并无眼力见识,白白地糟蹋了一件奇物。

古物器玩,皆有灵性,或钟灵毓秀,或超凡脱俗。如果遇不到知音,便只能怀“明珠暗投”之憾,于尘寰草莽之间,静待有

缘之人了。

战国时卞和献璧的故事,之所以脍炙人口,说出的便是这个道理。卞和是楚国人,他得到未经雕琢的璞玉后,先是献给楚厉王,结果被砍掉左脚;接着献给楚武王,又被砍掉右脚。因为鉴定玉器的玉匠都说,这只是块普通的石头。楚文王即位后,听说卞和抱着璞玉,在楚山脚下痛哭了几夜,便将他召来,询问原因。卞和说:“我并不是因为脚被砍掉而伤心,我最伤心的是美玉竟被当成石头。”文王遂叫玉匠仔细打磨这块璞玉,果然发现是稀世之宝,于是命名为“和氏之璧”。

对和氏璧来说,卞和堪称知音。如果不是他的慧眼,如果不是他的坚持,这块旷世美玉早已湮没红尘,无人问津。虽说“玉不琢不成器”,然而在尚未雕琢之前便能一望而知,卞和的眼力,迥然高出常人。

号钟、绕梁、绿绮、焦尾,号称“四大古琴”。其中焦尾琴的来历,最是传奇。此琴乃东汉著名文学家、音乐家蔡邕亲手所制。当年蔡邕“亡命江海,远迹吴会”时,听得一段正在烈火中焚烧的梧桐木声音异常,乃是制琴的上好木料,遂将尚未烧完的梧桐木于烈火中救出。蔡邕根据木料的长短、材质,制成一张七弦琴,抚琴一曲,音色果然不同凡响。因为梧桐木尾部留有焦痕,故此琴被称为“焦尾



清明上河图(局部)

琴”。蔡邕之于焦尾琴,无异是有再造之恩。

滚滚红尘之中,人们常叹知音难觅知己难求,其实对于书画器玩来说,又何尝不是如此?虽说世事沧桑,荣辱不定,即便再宝藏的珍玩也只是过眼皆空,但能穿越千载,经眼而过,又岂不是旷世奇缘?聚即是缘,又何必管将来的聚而复散呢?

古人对书画器玩,常常如痴如醉,便衍生出许多至今令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出来。唐太宗李世民和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的故事,即是其中之一。唐太宗对《兰亭集序》很是仰慕,可惜无缘得见。后来他听说真迹在辩才和尚那里,便派人去取,可辩才和尚始终推说不知真迹下落。唐太宗心生一计,派了个叫萧翼的人装扮成书生模样,投宿于辩才所在的寺庙。萧翼对书法很有研究,和辩才很投缘,一来二去,辩才将萧翼引为知己,将《兰亭集序》拿出来给他欣赏。萧翼后来趁辩才不在寺中,偷偷取走真迹,献与太宗。这是见于唐何延之《兰亭记》里

的故事。唐太宗对《兰亭集序》喜欢到什么程度呢?他经常是手不释卷,并命人临摹数本,分赐群臣。太宗死后,《兰亭集序》亦陪葬昭陵,从此真迹再无人得见。

北宋张择端一卷《清明上河图》,更是令多少人追慕遥思。清顾公燮《消夏闲记稿抄》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。明嘉靖年间,太仓王忬家收藏有《清明上河图》,权相严嵩之子严世蕃得知后,强行索要。王忬没有办法,于是以摹本送去。装裱匠在装裱此画时,认出乃是假货。严嵩因此大恨,后来寻机将王忬害死。有关这个故事,历史上的版本很多。后来这一传世名画终究还是落入了严嵩之手。及至严嵩败落,藉没人官。

倏忽千年,往事如烟。今天我们读这些故事,心中总有那么一丝歉疚。经眼而过,亦是有缘,又何必非得满足私欲,巧取豪夺,占为己有方始怡然自得呢?君子有所取,有所不取,对这些历尽沧桑仍劫后余生的书画器玩,当存别样心肠,方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知音。

看着这10卷文字,我竟生出了一种恍若隔世的惶惑:这些是我写的吗?以至收到样书好长的一段时间内我都没有去翻动一页,仿佛总被一种心力交瘁的感觉控制着支配着。

专栏 A12

编辑 戴蓉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文清